

# 基于改进的 SFIC 模型社区教育 协同治理问题研究

冯洁玉<sup>1</sup> 王珂<sup>2</sup> 李杨<sup>1</sup>

(江苏开放大学 1.教育学院; 2.数字化建设中心,江苏南京 210036)

**摘要:**当前社区教育面临资源浪费、居民参与不佳、技术赋能不成熟的困境,而协同治理理论用于解决以上问题具有适切性和有效性。构建改进的社区教育协同治理 SFIC 模型,分析中国现代化治理视域下社区教育起始条件、催化领导、制度设计和协同过程四要素的内容和运行机制,揭示社区教育协同治理的内涵意蕴在于资源整合、多元主体参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则耦合、教育技术+治理的融合,提出“优化资源配置,夯实协同基础”“多元主体参与,催化协同网络”“制度刚柔并济,完善协同设计”“‘技术+治理’并举,规范协同过程”等促进社区教育协同治理的路径,以期推动社区教育治理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改进的 SFIC 模型;社区教育;协同治理

中图分类号:G7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25)09-0053-06

## 一、引言

作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载体和有效抓手,社区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教育资源供给,促进居民终身学习能力提升与社会资本积累。教育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的通知》(2000 年)指出,社区教育是在一定区域内,利用各类教育资源开展的教育活动,其宗旨是提高社区全体成员的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同时服务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这是我国首个独立的社区教育政策文本,奠定了社区教育在我国的普惠性、终身性教育地位。随后,《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扩大社区教育资源供给,建立健全社区教育办学网络,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受益面,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一系列政策表明,未来社区教育将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推动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并通过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高社区教育治理效率,扩大社区教育应用范围和深化实践成果。

## 二、社区教育协同治理理论溯源、SFIC 模型适用性和现实困境

### (一) 协同治理理论溯源

协同治理理论是西方协同学与治理理论相互碰撞产生的一门用于新公共管理的交叉学科,特别适用于解释社会系统的协同问题,被广泛应用于教育、社会领域,涉及单车治理、职教国际联盟、体教融合等多种情形。协同治理的关键要素包括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环境。该理论强调,多元主体通过制度形式确立公共事务管理的治理结构和协调机制,在合作过程中互惠互利,促进信息交换和资源共享,最终实现参与广泛性和利益最大化,是在开放系统中寻找有效治理结构的过程<sup>[1-2]</sup>。协同治理理论的应用呈现三大研究取向:一是制度主义取向,以道格拉斯·C·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为基础,主张通过法律规范与组织规则的完善,明确政府、社会组织、居民等主体的权责关系;二是资源依赖取向,基于杰弗瑞·普费弗的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协同治理的本质是异质性主体间的资源交换过程;三是

收稿日期:2025-04-17

基金项目:江苏开放大学“十四五”2023 年度科研规划课题学科青年专项“协同治理视角下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研究”(编号:2023XK016);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因城施策背景下住房夹心阶层困境与精准治理研究”(编号:21BGL193)。  
作者简介:冯洁玉,江苏开放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实习员,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社区教育治理;王珂,江苏开放大学数字化建设中心工程师,工学硕士,研究方向:教育信息化;李杨,江苏开放大学教育学院讲师,理学硕士,研究方向:教学管理。

技术赋能取向,以帕却克·邓利维为代表人物的数字治理理论主张,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工具提升主体协作效率。

## (二) 协同治理理论 SFIC 模型应用于社区教育领域的适用性

自 21 世纪治理术语被引入教育领域后<sup>[3]</sup>,我国社区教育治理研究呈现从资源供给到机制创新,从政府角色转变到多元共治的变化,核心主题围绕治理主体关系、资源配置研究、技术赋能路径等展开论述<sup>[4]</sup>,越发关注治理中的动态博弈、重视非正式规则作用、追问教育的公共性本质,但忽视了多元影响因素,亟须置于系统的总体观来分析,拓宽社区教育治理研究的视域,与时代热点发生碰撞<sup>[5]</sup>。作为协同治理的经典分析框架,SFIC 模型由美国学者 Ansell 和 Gash 提出<sup>[6]</sup>,包括起始条件(Starting Conditions)、催化领导(Catalytic Leadership)、制度设计( Institutional Design) 和协同过程(Collaborative Process) 四个核心要素,各变量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推动协同结果的实现。协同治理理论关注多元主体的互动机制,在破解公共事务治理集体行动难题中具有独特优势,将 SFIC 模型应用于社区教育领域,既可以整合各方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共同探索适合社区教育发展的新模式和新方法,又能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育社会资本,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具有高度适切性。

## (三) 社区教育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境

社区教育是以社区为依托,面向全体居民开展的普惠性教育活动,旨在提高居民的综合素质,促进社区和谐发展。社区教育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既具备一定的非排他性,又有一定的竞争性。这决定了其供给不能单纯依靠某一主体,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保障其供给质量、公平、效率。当前,我国社区教育仍面临一些现实困境:首先,政府主导的行政化供给难以满足居民个性化学习需求,导致设施、课程、师资等资源的浪费;其次,居民与社会力量参与效果不佳,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存在权责模糊等问题;最后, AI 技术的快速迭代对传统治理模式的制度惯性产生冲击,技术赋能与治理转型尚未形成有效共振。上述矛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本质在于社区教育治理系统的协同失灵,只有运用协同治理理念实现“多方参与”和“多方共治”,才能推进中国特色社区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SFIC 模型在

解释中国社区教育场景时也存在适用性局限,既有的制度背景、文化传统、技术环境与治理目标存在差异。一是侧重正式制度设计,低估非正式关系网络的作用;二是强调政府在政策供给与资源调配中的主导作用,忽视社会组织与居民自组织的能动性要求,因此以改进的 SFIC 模型为分析工具,构建基层治理背景下社区教育协同治理的模型,并分析各结构要素,提出适应中国基层治理语境的社区教育协同治理优化路径,以期兼顾理论创新与实践导向,破解治理碎片化困境,推动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

## 三、基层治理下社区教育协同治理的内涵、SFIC 模型结构要素及运行机制

### (一) 社区教育协同治理的内涵

基层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社区教育协同治理,本质上是协同要素的系统重构过程,以营造包容开放的教育生态、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四个内涵:一是突破传统资源禀赋的静态认知,构建包含制度环境、社会资本、人财技术、课程资源等要素的动态协同框架,用细致严谨的工作手法梳理社区复杂的事务;二是坚持党建引领,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搭建多元合作平台,形成“政府统筹-市场补充-社会组织支撑-居民有效参与”的多元主体协同网络,通过价值共识凝聚形成治理势能;三是着重解决制度供给与基层治理实践需求的结构性矛盾,构建弹性化制度框架,实现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范的有机协同;四是发扬社区教育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形态的价值协同,强调社区教育的在地性,坚持推崇因地制宜的教学策略,合理设计课程,把知识传授、技能提升、社会融合、矛盾解决的教学目标有机结合,以技术赋能推进“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有机融合,促进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完成从输血到造血的社区治理效能升级,最终凝聚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教育协同治理融合范式。

### (二) 改进的社区教育协同治理 SFIC 模型结构要素

SFIC 模型的四个核心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推动协同治理实现。起始条件为协同治理提供基础和前提;催化领导在起始条件的基础上,激发各主体协同动机,引导协同治理方向;制度设计为协同治理提供保障,确保协同过程规范和有序;协同过程则是在起始条件、催化领

导和制度设计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各主体的合作与互动,达成协同治理的目标和效果。

### 1.起始条件:奠定协同基础

起始条件是指协同治理开始时的初始状态,包括参与合作各方的协作动机、资源配置和既往合作经历。此阶段聚焦于社区教育治理工作开展前的基础要素,包括社区人口结构、社会经济状况、已有教育资源与治理基础、居民的参与意愿和能力等。这些条件构成了协同工作的起点,影响着后续协同机制的构建以及整个协同过程的走向。只有基于居民差异化的学习需求设计社区教育课程,多维度评估社区内的教育资源,梳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了解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程度、社区文化的凝聚力,才能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打下基础。当前,我国社区教育课程重视休闲娱乐、健康养生、文学艺术等方面,虽然这让社区居民有了愉悦身心的渠道,但是能够提升居民综合素养的课程,如公民道德、家庭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心理健康教育等课程严重不足,存在资源浪费、供需不匹配现象。

### 2.催化领导:激发协同动力

催化领导是指在协同治理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领导者,其通过引导和协调各主体参与协同治理,显性催化依托标准化课程为载体,致力于解决表层行为问题;隐性知识以社区议事为载体,旨在重构地方性治理体系,破解理论话语与社区实践的鸿沟。目前社区教育仍以行政管理为主,政府主导过度,其他主体自发参与意识较低,难以形成合力,居民参与效果仍有待提升。一方面,政府需要发挥“元治理”作用,搭建起社区、居民、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主体之间的沟通桥梁,促进信息的共享和交流,通过激励措施和权力下放,激发参与者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使各方在社区教育协同治理中达成共识,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在出现矛盾和问题时,积极协调各方解决;另一方面,深入分析社区教育现状,准确把握未来发展趋势,明确社区教育的发展方向,制定一系列发展战略、短期目标和中长期规划,突破传统治理模式的束缚,探索新的合作方式和教育模式,为各主体提供行动指南。

### 3.制度设计:保障协同运行

制度设计是指为协同治理提供规则和框架的制度安排,包括参与的开放性、过程的透明性和清晰的基本规则,是社区教育协同治理的保障,能够规范各

方行为,避免冲突与混乱。原来的 SFIC 模型只关注到正式制度,如法律法规细则,且各职能部门的参与程度不均衡,部门权责划分受阻,却忽略了兼顾刚性制度设计与柔性人文关怀的双重嵌入,这样才能确保教育出发点人性化、教育过程公平化,使教育效果细水长流。社区教育的制度设计需要加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则的有机耦合。在正式制度方面,重点规范协同治理的流程和机制,涵盖三个方面:一是明确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二是基于贡献度制定利益分配规则;三是建立有效的监督评估机制。在非正式规则方面,需培育两种社会资本:一是关系型资本,通过常态化互动增加信任,营造终身学习的社区氛围;二是规范型资本,通过社区公约形成软性约束,塑造共同价值降低协作成本。正式制度应为非正式规则留出创新空间,非正式规则作为社会文化与道德的基础,为正式制度的建立提供社会共识与价值导向;非正式规则需在正式制度框架内演化,正式制度的实施与变革,又反过来影响非正式规则的演化,促进社会价值观的更新与社会规范的调整,只有相互配合,才能保持“刚性底线+柔性空间”的制度结构稳定。

### 4.协同过程:实现协同目标

协同过程是指各主体在协同治理中的互动和合作过程,包括对话沟通、建立信任、过程投入、达成共识和阶段性成果,是社区教育协同治理的核心。伴随教育数字化转型成为全球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数字平台的普及、课堂形态的改革成为国家落实社区教育进万家的基本举措。在此过程中,社区教育活动与社区治理实践相互渗透、相互支持,通过多样化的形式和途径,如举办社区文化活动、开展志愿服务项目等,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通过有效的沟通和互动,实现信息共享,增强各参与主体之间的信任感和合作意愿,形成利益共同体,针对社区教育中的重大问题,平等协商,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寻求利益平衡点,达成共识,并按照达成一致的意见积极行动,共同策划、组织、实施、改进社区教育项目,共同解决社区问题和满足居民需求。协同成果包括社区居民素质提升、社区环境改善、社区凝聚力增强、社区公共服务质量提高、社区治理效能提升等方面,需要补充的是,建立有效的反馈评估机制亦十分重要,借鉴项目管理中的 PDCA 螺旋模型,及时收集各主体对社区教育协同治理的意见和建议,对协同过程

进行调整和优化,不断提高社区教育的质量和效果。这种循环往复的运行机制,使 SFIC 模型能够适应社区需求,推陈出新,与时俱进。

### (三)改进的社区教育协同治理 SFIC 模型运行机制

起始条件激发协同过程,制度设计维持协同过程中的秩序,催化领导在协同过程中持续发挥作用,最后作用产生协同结果。在社区教育协同治理中,当发现社区教育存在资源分散、教育内容与居民需求脱节等问题时,就构成了起始条件。此时,具有催化领导能力的社区教育管理者或领导者,通过积极沟通各方,激发政府、社区组织、社会组织、企业和居民等主体的协同意愿,让他们认识到合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共同利益。在催化领导的推动下,各方开始共同制定相关制度,明确各自在社区教育中的职责、权利、义务以及资源分配、利益共享等规则。各主体按照制度规定,通过沟通、协商、合作等方式,运用最先进的数字技术和服务平台,共同开展社区教育活动——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社区组织负责组织居民参与和活动实施,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教育服务,企业提供物质和技术支持,居民积极参与学习和反馈意见。同时,催化领导持续发挥作用,协调各方关系和解决出现的矛盾,并通过对活动开展效果的反馈与评估,及时调整制度设计和协同策略,不断优化社区教育活动过程,提高社区教育课程质量和社区治理效果,最终打造“教育+治理”四维空间,从物理空间(社区学校、文化广场)到社会空间(关系网络、信任资本),从数字空间(在线平台、虚拟社区)到精神空间(价值共识、文化认同),实现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三元一体的辩证统一。

## 四、社区教育协同治理优化路径

### (一)优化资源配置,夯实协同基础

通过数字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社会化动员等策略,激活分散在政府、市场、社会的“休眠资源”,形成聚合效应。建立社区教育资源库,构建社区教育资源共享平台,丰富社区教育的资源供给,将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资源、学校拥有的优质教育资源、企业提供的实践培训资源、社会组织提供的志愿服务资源等整合到共享平台上,实现资源共享,同时加强资

源管理和统筹规划,确保资源的合理利用,提高配置效率。

重构社区教育课程体系,拓展社区教育服务领域,既可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健康生活方式养成、环保教育等方面的活动,提升社区居民的职业技能和文化素养,促进身心健康,也可以创新性地设置“社区议事规则实训”“公共政策解读工作坊”等特色模块,通过教育干预提升居民“治理四力”——公共议题识别力、协商议事参与力、矛盾调解能力、资源动员能力,尤其不能忽略针对弱势群体的“赋权课程”,如帮助外来务工人员掌握参与治理的基本意识和技能。

集思广益,整合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激活资源潜能。一是在空间改造中提升资源承载能力,建设布局合理、设施齐全的社区学习中心,配备舒适教室、多媒体设备、图书资料等,提供良好的学习场景;二是建立社区教育人才库,吸纳社区能人志士成为社区讲师,同时重视社区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师资水平;三是推动社区教育课程与教材开发,加强质量审核,结合居民需求、地域文化特色、时代导向开发特色教材和课程,提高社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 (二)多元主体参与,催化协同网络

多元主体协同不是简单的角色叠加,而是设计包含政府统筹力、社会组织专业力、居民参与力的生态化治理网络,建立上下互动、整体协同的治理模式,实现主体间的优势互补与效能倍增。

政府角色转型,发挥统筹与引领作用,提升社会各界参与社区教育的意识与能力,从直接供给者转型为“元治理者”,重点履行四大职能,即制定战略规划、守护资源保障、协调利益关系、监督服务质量。做好整体规划与布局工作,因地制宜,确保规划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加大对社区教育的资金投入,协调各方资源,提供必要的场地、设施、师资等支持;推进“放管服”改革,在横向上打破部门壁垒,在纵向上下沉基层,建立从市到区再到街道、社区的层层传导与反馈机制;健全监督与问责机制,明确相应的考核指标和评价标准。

市场适度介入,激发主体活力与创新动力。一方面,要吸引企业参与社区教育项目投资;另一方面,要引导市场力量介入,推动市场主体参与社区教育的运营管理,提供市场化服务,满足居民的多

样化需求。

社会组织支持,既可以引入最新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技术手段等,直接为社区教育提供专业服务,也能作为第三方参与社区教育机构的监管和评估工作,为政府决策提供意见和建议,培育社会组织专业赋能生态。

居民是社区教育的主体,应激发其参与热情,发挥能动作用,建立居民参与社区教育机制,丰富居民参与社区教育的形式和途径,确保居民的参与权利,构建包含物质激励、符号认同、情感联结的多元动力源泉。

### (三)制度刚柔并济,完善协同设计

社区教育制度优化,本质上是构建一套能够协调多元主体利益、整合社会资源、保障长效运行的规则体系。在协同治理框架下,需要突破传统行政束缚,兼顾制度刚性与实践柔性,转向“弹性化治理”与“适应性制度”的结合。

在正式制度层面,科学合理的社区教育顶层设计需要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作为支撑。政府应加快社区教育专项立法进程,明确社区教育的性质、目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明确多元主体的法律责任与利益分配规则,避免各主体之间的职责不清和推诿扯皮现象。在宏观上,将社区教育纳入社区整体规划中,将发展成果纳入社区考核体系中;在微观上,各地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政策,明确社区教育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并加强对社区教育政策法规的宣传工作。

在非正式规则层面,坚持内生性与适应性原则,以居民自主参与为核心,基于社会文化、人际互动和社区共识的动态过程培育社区共识,推广“社区教育议事厅”等协商平台,将居民意见纳入决策流程,实现价值引领、能力培育与制度创新的深度融合。同时,建立多样化的沟通渠道,定期召开社区教育联席会议,为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和居民等各方提供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共同商讨社区教育的发展规划、项目实施、资源分配等重要事项。

### (四)“技术+治理”并举,规范协同过程

在技术应用上,构建多维度数字化教育场景。如搭建社区教育数字化平台,集成在线课程、活动预约、学习成果认证等功能,实现教育资源的统一管理与跨区域共享;引入 VR/AR 技术打造沉浸式课堂,

如场景重现、科学实验模拟等,突破传统教学的空间限制;推广“人机协同”教学模式,提升数字素养,整合居民学习需求、课程资源、师资信息等数据,通过 AI 算法实现个性化学习推荐,利用智能设备开展实时互动教学<sup>[7]</sup>。此外,管理机制也要跟上,既要制定数据共享标准与安全规范、社区教育 AI 应用伦理指南,守护用户信息安全,更要做到银龄数字扫盲,确保数字包容性,遵循数字治理始终服务于人的原则。

创新服务供给模式,以人为本,创建“需求-供给”精准匹配的双向通道。首先,加强对居民需求的调研和分析工作,整合网格员走访记录、12345 热线数据等信息源,提取高频议题,为其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教育服务;其次,对应建立教育服务响应式开发机制,针对垃圾分类、停车管理、物业纠纷、公共空间更新等痛点,开发情境模拟课程新型教育产品,实现教育供给与治理需求的动态适配;最后,组织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强化危机应对与社区韧性建设功能,鼓励不同群体参与,强化社区凝聚力和居民深度融合,培育居民社会责任意识。

沟通与协调是协同过程的关键环节,也源于对社区教育价值更新的共同认可。一方面,需要重新定义教育目标,突破传统“补缺型”教育的定位,转向“治理+技术”赋能的价值范式,从单纯的知识传递升级为治理能力培育,从被动适应需求转向主动塑造社区公共精神;另一方面,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线上沟通平台,整合各方的教育资源信息、项目信息、活动信息等,并及时发布,加强共享与交流,定期发布社区教育工作简报,及时总结和宣传社区教育的工作成果和经验做法,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征求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对课程开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合理之处进行修改和完善,提高参与主体的沟通效果、获得感和社会认可度,以反馈机制实现协同过程的动态优化。

## 五、总结

改进后的社区教育协同治理 SFIC 模型包含以下四个关键要素:一是整合资源共享要素,涵盖社区教育场地、师资、课程资源等,这既是协同治理的物质基础,也是协同起点的细化;二是吸纳多元化参与主体,明确政府、社区组织、居民、企事业单位等作为引领各方协同的关键力量;三是制定协同规则与机制设计,包括参与主体权责利界定、沟通协调机制

等,同时还要注重培育社会资本,这是社区教育在中国基层治理情境下的特殊化要素;四是动态协同运作过程,从加强沟通交流到应用和融合数字技术再到构建社区教育治理生态、落实教育价值实现,关注多元主体在社区教育项目开展、课程实施等活动中实时互动、反馈与调整,拓展协同过程的内涵。

弥补了传统 SFIC 模型对非正式规则与数字化技术要素的忽视,揭示了多元主体在沟通协商中实现教育公共价值重构的内在逻辑,从夯实协同基础、催化协同网络完善协同设计、规范协同过程提出促进社区教育协同治理的路径,为破解社区教育的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实践框架,以期提高社区教育治理效能,实现社区教育可持续发展。社区教育协同治理的本质,是在地化知识传递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辩证统一,更指明了数智化时代社区教育治理的人本化方向——让教育回归社区和人的本源意义,是对“教育何以向善”的持续追问。

#### 参考文献:

- [1] IMPERIAL M T. Using Collaboration as a Governance Strategy Lessons From Six Watershed Management Programs[J].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2005(3):281-320.
- [2] 李汉卿.协同治理理论探析[J].*理论月刊*,2014(1):138-142.
- [3] 孙掌印.21世纪以来我国教育治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基于 CNKI 学术期刊 2000—2016 年文献的可视化分析[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4):71-82.
- [4] 李孟陈,李艳莉.我国社区教育治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成人教育*,2022(10):27-33.
- [5] 邓红学,范文亚,付小菊.大数据时代社区教育治理的图景、模型与实现路径[J].*成人教育*,2020(5):37-42.
- [6] ANSELL CHRIS, ALISON GASH.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7(18):543-571.
- [7] 宋亦芳,毛佳莹.社区教育数字治理的内涵特征、制约因素及突破路径[J].*职教论坛*,2024(11):78-86.

## Research on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Community Education Based on the Improved SFIC Model

Feng Jieyu<sup>1</sup> Wang Ke<sup>2</sup> Li Yang<sup>1</sup>

(1. School of Education; 2. Digital Construction Center,  
Jiangsu Open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6,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community education is confront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resource waste, poor resident participation and immature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theory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s applicable and effective in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mproved SFIC model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community education, analyzes the content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the four elements which contain initial conditions, catalytic leadership,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collaborative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reveals that the essence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community education lies in resource integration, multi-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the coupling of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l rul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governance. It proposes paths to promot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community education by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o solidify the collaborative foundation, encouraging multi-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to catalyze the collaborative network, balancing rigidity and flexibility in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integrating technology and governance to standardize the collaborative process,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community education governance.

**Key words:** Improved SFIC model; Community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